

“老治保”的初心

□ 霍邱 陈孝军

大凡年岁稍长的人，都是熟知村“治保主任”这个称谓的；而在那个年代，“治保主任”可是政法战线最基层掌“刀把子”的人，社会治安方面的大事小事都管！对于“治保主任”我也并不陌生，我的三叔早些年就是淮河边一个村的治保主任。三叔是共产党员，从部队回乡后，就当上“村官”，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。由于干的时间长，叫他“老治保”的人越来越多，反倒是他的真名没有几个人提及。

三叔当“治保主任”既没有“工作服”，也不戴“红袖章”，常常是头戴一顶“鸭舌帽”，身穿一条褪了色的“军裤”，脚下是一双鞋带扎得很紧的“解放鞋”，虽然穿着不起眼，但很有特色，这也似乎成了他的独特“标签”。在沿淮老家那一带，只要一提起“老治保”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三叔当治保主任多年，管的事多，接触的人也多，“名气”自然也就大了。什么邻里纠纷、婆媳吵嘴、兄弟打架、虐待老人、偷鸡摸狗的事他都得管，经常白天夜里地帮助四邻八家排忧解难，制止过家族械斗、抓捕过小偷小摸、处置过聚众闹事，特别“露脸”。管着管着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他的威信也树了起来，很是让人敬畏。

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们小伙伴在一起“磨牙”“打架”是常有的事，但只要一听说“老治保”来了，都撒丫子四散逃开，而每当这个时候，三叔总是扯大嗓门嚷道，“小孩子瞎闹个啥，还不回家写作业，让我逮着，看不打烂你的屁股。”喊完，四下瞅瞅，得意一笑，就背着手哼着小曲朝村头转去。“遇有难事谁甭找，要找就找老治保。”这是那时村里人常挂在嘴边的“口头禅”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三叔对干治保工作很上心，也很热心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一找就到，甚至是不找也到场。而在这方面三叔似乎有过人的“天赋”，经他调解和处理的矛盾纠纷，无论再棘手，总能迎刃而解，轻松“搞定”。

其实三叔没什么“高招”，他既讲不出“三尺巷”的典故，也说不来前三点后三点的条条，他的“绝招”

就是苦口婆心，认一个“理”字，说的都是掏“心窝子”的话，让人能听得进去。如“远亲不如近邻”“抬头不见低头见”“冤家易解不易结”“隔门四邻以和为贵”“家和万事兴”等都是他随口就来的说词。

有一年，村东头大喜子和孩蛋两家为争宅基地吵得不可开交，眼看就要大打出手。三叔得知后，风风火火地赶了过去，看到“说事”的来了，大伙让出了座，三叔点上一根烟，开始念起了他的调解“真经”。他一会说说张，一会说说李，那抑扬顿挫的话语，滔滔不绝，从早上一直讲到晌午，说得两嘴丫子直冒沫，当看到两家人听得头直点，他知道该收场了，站起身来，拍拍屁股，扶了扶“鸭舌帽”，大声道“都甭讲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和了吧，和了吧”，看着两家人不好意思的表情，三叔知道事成了，于是，哈哈一笑，喊了声“平安无事了”的电影台词，在大伙不停的挽留声中，迈着大步潇洒地回家吃他的“小葱拌豆腐”去了，而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孩子也都一哄而散。

离开家乡已经好多年了，我常常还能想起当年三叔干“治保”时的情景。后来听说，在三叔即将退下来那年，村里有一些人为土地的事聚众闹着要上访，村支书找到他，希望他能出面处理此事，三叔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而三婶子总唠叨着说，“马上都不干了，还管那些闲事干啥？”三叔哪里能听得进去，对三婶撂下了一句“咱是党员，不能遇事往后缩呢”，就头也不回地忙他的“老本行”去了。

近些年来，已经不干“治保主任”多年的三叔，也没有闲着，他似乎对综治工作“情有独钟”，割不开，也放不下，常常能听到他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事。听堂弟说，这两年，村里在抓“平安创建”和“民主法治示范村”建设，三叔这个“老治保”更是来了劲头，不顾年岁已大，积极主动参加宣传发动、纠纷调解、夜巡夜查等活动，而且对广播喇叭“村村响”、视频监控“村村通”非常上心，忙里忙外，干劲十

足，逢人就说，有了这个“顺风耳”和“千里眼”，俺们村可就平安多了，这可比我干的那个时候高级着呢。后来又听说，村里还聘请他当了人民调解员，而他仿佛焕发了第二春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去年，回家乡办事，我特地到村里看望三叔，见面的时候，他正在忙活着修订《村规民约》，看到我这个在县纪检监察部门工作的侄子到来，他很是兴奋，拉着我的手，就像“汇报工作”似地说个不停，讲的都是村“综治”和“平安建设”很受群众欢迎、也非常管用，群众感到很安全也很满意等等。

而从他嘴里说出的诸如为民服务平台、综治工作台账、调解室、网格化管理等“新名词”，让我很是惊讶！我笑着对三叔说，“您老的调解‘功夫’高着呢，要发挥余热，派上用场哟。”三叔嘿嘿一笑说，“我那都是老黄历了，现在是依法治国，干什么讲求一个‘法’字，依法调解才是正道。”我说，“您的老黄历没过时，当然要依法调解，只有把法、理、情三者都结合进去，才能把群众的事情办好。”三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，“还是你们喝过墨水的会总结。”

走的时候，我对三叔说，“您老年岁大了，要多注意身体呀。”三叔看了看我，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，“三叔是年纪大了，但三叔是个老党员，当年入党时曾发过誓，要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的，这做人哪能讲话不算话呀，尤其是党员，更应该对党忠诚，说到做到。”三叔的一番话，让我肃然起敬。

又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三叔了，可能我们的“老治保”还在忙着村里的“综治”和“平安建设”吧。每当回想起三叔头戴“鸭舌帽”，身穿“军裤”，脚踏“解放鞋”那奔走忙碌的身影，总是让人感慨万千，他那执着的“治保情结”，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，和众多战斗在基层一线的政法工作者一样，他们是可敬可爱的，尤其是他们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为民服务的担当，始终诠释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时代风采。

翰墨寻迹龚鼎孳——七言诗扇

□ 合肥 李学军

扇子，是古人日常生活用品。盛夏时节，酷暑难耐，一扇在手，清风徐来。除了实用性功能，扇子还具有装饰作用。女子常以扇掩面，用于遮羞，显得娇媚可爱；文人士子手不离扇，谈古论今，风度儒雅翩翩。按品种分，扇子通常分为两大类，一是平扇，如团扇、葵扇、麦草扇、玉版扇等，二是折扇，可自如敞开放叠。

在扇面上题写字画，是古代文人的一种雅好。题写字画的扇子，是赠送他人的高雅礼品，名人题写的扇子，更是价值不菲。据何蘧《春渚纪闻》所记，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，为制扇人在扇面上题字、作画，使扇子很快卖出，解决了制扇人的欠债纠纷，“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，所持立尽，后至而不得者，至懊恨不胜而去。”

龚鼎孳也时常在扇面题诗，如《戏题金粟便面》《为友人题便面小画》《偶题文漪扇头墨菊》《书孙秋我扇》《为友沂有赠口占书箴（shà，扇子）》等。古人云：“便面，所以障面，盖扇之类也。”由此可知，便面即扇子的别称。在《题菊花便面寄栢老》中，龚鼎孳写道：“东篱风日岁寒姿，历落萧疏三五枝。送酒客稀元亮远，菊华时节一相思。”

栢老是龚鼎孳对周亮工的尊称，这首题扇诗表达了对已经退归的老友思念之情。

周亮工(1612~1672)，人称栢下先生，崇祯十三年(1640)进士，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。生平著述甚富，有《赖古堂集》《因书屋书影》《读画录》等著作为传世。龚鼎孳与周亮工既是同僚，也是好友。二人经历相似，过从甚密，彼此私交甚笃。《龚鼎孳全集》中，有《送有介还闽，兼怀栢公》《六日对雪怀栢园叠前韵》《人日雪霁，吴冠五传予诗至，栢园从驴背上欢喜欲坠，随得和诗，是日复雪》《栢园忽有闽海之行，追送不及，怅惘久之，因成一绝句》《送栢园南还十首》以及《题栢园便面二则》《书栢老册后》等诗。

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，藏有一件龚鼎孳的《行书七言诗扇》。诗云：“松阴到寺人寂寂，花枝当昼烟冥冥。风轻乱红时一下，雨过嫩苔无数青。乍都素瓷倾碧乳，恰闻幽鹤翻簷铃。主人未来客坚坐，即拼骑马冲春星。”款署：“张坦公司空招集慈仁看海棠二首，示孝先老先生社长教之。弟鼎孳。”

受尺幅和材质所限，题写扇面具有一定难度。观赏此幅诗扇，字体大小得当，布局长短相间。一笔一画，耐人寻味。

大梨树村

□ 北京 刘天骄

清晨，我收拾好行李，从北京乘上好友驶向辽东的车。沿途，我一边观赏风景，一边听着悦耳的音乐，在音乐和自然之间发现未曾见过的美丽，感到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惬意的了。我们的目的地，是位于辽宁省凤城市的一个名叫大梨树的村子。

几年前，我就听说过大梨树村，多次听人夸赞它。我便想去感受一下一番大梨树的美妙，看看那里的天，是不是令人心醉；那里的水，是不是清澈见底；那里的空气，是不是沁人心脾……

带着一份好奇和向往，经过长达9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梨树。刚下车，我便被大梨树典雅的气息所包围。果然，这里的空气、这里的水、这里的风土人情，一切都引人入胜，让我的心不由地与大梨树互相交融。

大梨树的建筑，颇有徽派建筑的味道——青砖灰瓦，大红灯笼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。不远处的山间，薄雾缭绕。虽然细雨绵绵，却给大梨树增添了一种自然且朦胧的美。村中的小运河水，清澈透底，蜿蜒曲折，恰似一条天然的玉带。薄雾和细雨轻拂水面，圈圈涟漪，为原本平静的水面带来了活力。

当地人指着远处的凤凰山，告诉我，凤城市古称凤凰城，凤凰山和凤凰城，均是唐朝贞观年间大将薛仁贵征东的战场。从大梨树遥望凤凰山，我发现此山巍峨高耸，气势如虹，不难想

象过去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“干”是大梨树人的精神，优秀共产党员、原大梨树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毛丰美就是在这片土地上，带领全村人艰苦创业几十年，在实践中总结出“苦干、实干、巧干”的“干”字精神。苦干，就是要弯大腰、流大汗；实干，就是要重规律、求实效；巧干，就是要讲科学、闯市场。大梨树正是凭靠“干”的精神而扬名，并成为红色教育基地。遗憾的是，老书记毛丰美终因积劳成疾，医治无效，于2014年9月26日在大梨树村与世长辞，享年66岁。

夜晚的大梨树，虽然没有白天喧闹，但也不缺乏盎然生机。璀璨多彩的霓虹灯，在小运河的河畔、桥上不停地闪烁。村中的篝火晚会，人气高涨，一群年轻人围着篝火，手拉着手，快乐地唱着、跳着。路旁的烧烤店，烤着各种香气扑鼻的美食，三三两两的游客，在小运河岸边，边喝着酒，边吃着烤串，交流、聊天。我参与其中，心情也得到了舒缓。

原本打算在大梨树多住一天，一饱眼福，但行程临时有变，我略带一丝遗憾离开。遗憾未免不好，正如维纳斯，因为有了残缺的遗憾，才更显示出一种别致的美。虽然我这次没有完全领略大梨树的风景，但相信不久还会再来这里，但愿那时，不留遗憾。